

注意到無形文化遺產的部分，如當地生活傳統，並舉越南 `Hoi An` 小城被指定為文化遺產，但當地之木工藝匠、絲紡織者、漁人等卻未包括在內之例子。也指出將於明年一月開幕的漂浮船博物館，展示出當地漁人之傳統生活，人們不會只有興趣漂浮船之代表作，對其如何生活？用鹽水嗎？甚至問到在其上如何做愛？我會以船很堅固不會沈下去來回答。他講得很風趣，得到很熱烈之掌聲。

## 2. Mohammed Touré, ( former Director of UNIDO, author, Vienna)

`Commitment of society and spin-off for the future` Mohammed Touré 之最大願望為：文化遺產之保存維護，應在地保存原味。希望在新的千禧年，非洲之文化遺產能被珍惜保存，它有個計畫幫助完成這個目標。非洲之文化遺產幾世紀以來，大部分都是在非洲境外被積極的保存，經由殖民時期，非洲之藝術品廣為西方博物館收藏，許多非洲國家無能力建造博物館，以致人民無保存文化遺產之認知。因此必須從增進民眾瞭解非洲文化遺產之知識與價值開始，並發掘現今之文化議題，訂定可達成目標之計畫方案，循求政府保存文化遺產之承諾。他並指出，貧窮並不是藉口，這是政府對人民之道德責任，許多開發中國家已建立博物館，但有如孤島，很少觀眾參與，但建置博物館是文化遺產保存最主要之一步。他並建議於非洲國家建立文化中心開始，運作方式可以非常彈性，如提供乾淨之空間給藝術家與觀眾互動、展覽、親近典藏品。非洲國家在脫離殖民統治之後，許多文學家亦開始創作屬於自己之文學作品，政府應透過如UNESCO等之國際組織開展自己文化之在地保存。

### ☺ 在茶會休息之後，進行Some Dutch Cases之荷蘭案例報告：

## 1. 首先由荷蘭文化資產局教育部門主任Prof. Dr. Frans Grijzenhout發表 ( Head of Education Department,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, Amsterdam/University of Amsterdam) 他以 `Conservation &

Society:Secret Garden or Garden of Delight?` 為題指出：文化資產之保存研究者，應活在工作於燦爛的孤立中？或者在公眾之注目？是值得探討之問題，其實公開修復成果往往是非常成功的。以研究人員來說，修復能在孤立不被干擾之環境中，或許是極大之幸福，但又如何能與他人分享成果？其他人又如何能獲知該項成果？進而獲取該項成果？在兒童文學中有一家喻戶曉之名著—秘密花園 (Secret Garden)，應該也是許多成年人之夢想，許多修復機構之修復師透過位於田園風光 (為避人耳目) 之處工作，固然是很好之關懷用心之處所，但也會導致文化遺產跟著被孤立，又由於在保存方面對科技之一昧追求，也會導致科技多一些、藝術少一些之修復後果，亦有害於大眾之瞭解。因此典藏及修復人員，應試著更多表現於公眾，他並舉幾個最近公開發表且非常成功之例子。

## 2. 繼續由荷蘭Utrecht中央博物館之繪畫修復人員Liesbeth M. Helmus, ( Curator of Paintings, Drawings & Sculpture, Centraal Museum, Utrecht)

發表 `The Museum Curator: A Vital Link Between The Conservator and The Public` 他認為藝術史就像一個偵探故事，Utrecht中央博物館有一項長期傳統創新之修復領域，該機構有一項全世界第一，運用紅外線技術，將藝術史 (尤其是繪畫背景資料) 作為研究之一部分，也是第一個將研究技術分享於公眾之機構，如1997年展覽之同時亦有修復成果發表，該機構發現參觀者非常有興趣，因為修復具有魔法魅力，特別在他能洩漏繪畫時之一些秘密。博物館因此發展出一種展覽教育與修復技術觀點分離之型式，讓參觀者亦可享受到藝術工作者之樂趣，並於2000年時將此資料列入教材之中。事實上研究較藝術品更有趣，有時經檢測後顯示該藝術品非真跡而公布時，參觀者反而轉向想知道誰是最主要之複製者？運用科技發現真實，就像偵探故事一樣，是可行的。